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八〇三次会议

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于尔根松先生	(爱沙尼亚)
	中国	张军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印度	古布塔先生
	爱尔兰	伯恩·内森女士
	肯尼亚	基博伊诺先生
	墨西哥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
	尼日尔	阿巴里先生
	挪威	尤尔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金女士
	突尼斯	拉德卜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
	越南	范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2258(2015)、2332(2016)、2393(2017)、2401(2018)、2449(2018)、2504(2020)和2533(202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21/58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1-16494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

、2165(2014)、2191(2014)、2258(2015)、2332(2016)、2393(2017)、2401(2018)、2449(2018)、2504(2020)和2533(202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21/583)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代理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先生和CARE组织土耳其国别主任谢林·易卜拉欣女士。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1/583,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2191(2014)、2258(2015)、2332(2016)、2393(2017)、2401(2018)、2449(2018)、2504(2020)和2533(202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欢迎有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我的最新报告(S/2021/583)现已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将向各位成员详细通报情况。我发言愿着重谈谈安全理事会不久将要作出的决定。

对许多叙利亚人来说,今天的局势比冲突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有1340万人需要人道主

义援助,有1240万人粮食无保障。2011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暴跌了60%。工作消失,价格飞涨,物品稀缺。人们通过少吃饭或干脆不吃饭来应付。这场经济危机现在因干旱而加剧。幼发拉底河流域缺水情况是记忆中最严重的。如果水位下降得更低,提什林大坝和塔巴卡大坝将停止发电。

冠状病毒病疫情正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高传播率给已经脆弱的医疗保健系统带来沉重负担。虽然停火大体上得以维持,但仍不断发生违反停火事件,包括本月早些时候发生的令人震惊的袭击希法医院事件。叙利亚人民已经完全走投无路。

联合国在叙利亚开展的人道主义行动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此类行动。我们最近的呼吁寻求42亿美元来缓解该国的困境。还在请求提供58亿美元来支持该地区的难民。截至今天,据我们记录,为叙利亚应急行动提供了6.36亿美元,为区域应急行动仅提供了6亿美元。这只是所需金额的一个零头。我呼吁捐助者增加拯救生命的援助和帮助建设强韧性来应对如此巨大挑战的援助。

我现在来谈该国西北部的严峻局势,那里的局势最糟糕。该地区人口70%以上需要帮助,他们几乎所有人都亟需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才能生存。约有270万人流离失所。保持并提高我们的支助水平是绝对必要的。

尽管联合国在叙利亚和该地区各地作出了大规模反应,但仍需要更多的人道主义准入才能将援助物资送到最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明确表示维持并扩大准入、包括跨境和跨线行动是何等重要。我们正在与土耳其以及控制该地区的各团体进行对话。我非常希望不久将有可能开展跨线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确认,跨线行动将永远无法取代目前水平的跨境援助。

当我还是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时,我曾在叙利亚组织了首批大型跨线车队。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目前在东北部开展的跨线行动。即使有如此加强的努力,但自去年关闭跨境行动以来,那里的局势已变

得更加困难。过去12个月里，我们一直在西北部开展大规模跨境行动，每月有1000多辆卡车通过一个过境点运送物资。实地人员对运送过程的每一步都进行严格监测，以确保援助物资不被挪用，而被送到原定受援者手中。

我强烈呼吁安理会成员就允许跨境行动作为至关重要的支助渠道再开展一年的问题达成共识。不延长安理会的授权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叙利亚人民迫切需要援助，必须通过各种渠道调动我们的所有能力。我们不能忘记，只能通过政治途径，才能解决叙利亚悲剧。叙利亚人必须团结起来，就他们的未来达成一致。是时候结束这场长达十年的噩梦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

我现在请拉贾辛加姆先生发言。

拉贾辛加姆先生（以英语发言）：继秘书长的讲话和他最近的报告(S/2021/583)之后，今天，我重点通报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蔓延；第二，经济危机的影响；第三，水资源危机；第四，保护平民；第五，人道主义准入，尤其鉴于这涉及到联合国的跨界行动。

我首先要谈2019冠状病毒疾病。传染率很高，实际传染数字可能超过官方记录。医疗体系本已十分脆弱，现在更是不堪重负。据报告，医疗用品和训练有素的人员仍然不足。叙利亚各地开始接种疫苗。今年5月，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采用所有可采取的方式，跨越边界向叙利亚东北部、叙利亚西北部并向政府控制地区发放了疫苗。截至6月20日，已有97 000多人在政府地区和东北部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在西北部，大约有26 000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目前接种疫苗优先考虑一线保健工作者，以保护这个已经处于最高风险的重要群体。这场疫情对医护人员来说非常严峻。每一种疾病都会进一步消

耗本来已经人数极少的医生和护士，而目前正需要得到一切支助来应对疫情。然而，绝不能低估疫情在叙利亚造成的负担。COVAX机制提供的第一批疫苗仅够给大约0.5%的叙利亚人接种。预计COVAX机制提供的所有疫苗只能覆盖全国人口的20%。正如秘书长上个月指出的那样，为了遏制传播率，特别是最脆弱人口的传播率，需要平等和持续获得疫苗、试剂、药品以及包括氧气在内的用品，同时还需要额外的资金。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叙利亚，日常生活越来越难以以为继。经济危机对全国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叙利亚各地，就业机会遭到侵蚀；物价仍然居高不下，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商品和服务日益稀缺。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一年多之前，他就呼吁取消可能阻碍叙利亚获得基本医疗用品、COVID-19医疗用品或食品的制裁。

联合国人口基金注意到，近几个月来，叙利亚西北部的童婚和早婚现象在增加。绝望的生活条件导致许多家庭在女儿年幼时，就把她们嫁出去。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儿童、尤其是女孩的脆弱性成倍加剧。

今年5月，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获得基本保健服务方面面临挑战。在叙利亚东北部，仍然很难获得医疗保健。约有37%的受访家庭报告无力购买必要的药品。缺乏资金是压倒一切的原因，82%的参与者表示买不起药。其次是药品短缺。许多人无法获得基本治疗，尤其是在叙利亚东北部。

第三点是叙利亚的水资源危机。正如秘书长刚才警告的那样，叙利亚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水量短缺达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如果水位继续下降，提什林和塔巴卡水坝将停止运作，这会造成重大影响。近550万人面临饮用水供应减少的问题。300万人以及医院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可能失去电力供应。潜在的长期后果十分严重。我敦促有关各方找

到解决办法，以满足该地区依赖幼发拉底河及其流水源的所有民众的需要。

关于保护平民问题，十年武装冲突造成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核实，4月和5月敌对行动期间发生的186起事件中，至少有150名平民被打死，另有154名平民受伤。这些受害者中，妇女和儿童占很大比例。过去一个月，叙利亚西北部敌对行动的增加幅度令人震惊，造成许多平民伤亡，导致11 000多名平民流离失所。

在叙利亚许多地区，平民处于持续不断的威胁之下，即便在前线相对静止时，也是如此。武装冲突的残余迹象随处可见，战争遗留爆炸物、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构成持续的危险。

需求在日益增长，困境在不断加深，6月12日，联合国支助的阿夫林市Al-Shifa医院受到攻击，造成严重损坏，更加令人震惊。至少19名平民被杀害，其中包括3名儿童，40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残疾儿童。死者中有四名人道主义工作者。总共有11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

Al-Shifa医院是叙利亚北部最大的医疗设施之一。发生袭击之前，它平均每月提供15 000次医疗服务，其中包括250次专科手术。这次袭击导致医院无法运作。据报道，一枚导弹击中了急诊室。另一枚导弹落在产房，那里每个月大约有350个婴儿出生。这两个部门都遭摧毁，门诊部和放射科也是如此。Al-Shifa医院不是第一次受到攻击，但这是一系列攻击中的最近一次，危及病人和医务工作者，而且危及长期的保健服务。这次攻击还令人严重关切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攻击医疗设施，并要求各方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避免和尽量减少对平民造成伤害。

该医院与3月21日受到袭击的Al-Atarib外科医院等许多其他保健设施一样，所有各方都熟知其地点。正如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而且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必须调查所有严重违法行为的指

控，必须酌情起诉肇事者。必须追究叙利亚境内战争罪行的责任。

第五点涉及人道主义准入。安理会对联合国在叙利亚执行跨境行动的授权将于7月10日到期，距离现在只有17天。在安全理事会进行审议期间，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将继续开展行动，自2014年安全理事会首次授权跨越边界和冲突线开展人道主义行动以来，都是那样做的。数百辆卡车将继续向民众提供援助，否则，他们的基本需要就得不到满足。还将继续提供拯救生命的服务，例如接种疫苗。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将继续帮助管理无处可去的妇女和儿童的营地。

联合国及合作伙伴还将继续监测其各项方案，确保将援助物品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联合国的跨界行动仍然是世界上受到最严格审查和监测的援助行动之一。如果不延长授权，将产生严重后果。这将破坏向西北部340万需要帮助的民众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其中数百万人是叙利亚最脆弱的群体。

上周，一个由42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小组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警告。非政府组织估计，它们只能满足30万人的需要，其他100多万人就会得不到粮食援助。由于90%的人需要援助才能生存，他们将面临真正的灾难性局面。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替代跨界行动。

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叙利亚西北部所有需要援助的民众。这方面的需求量极大，必须采用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这包括试图从叙利亚境内跨越前线，援助有需要的民众。目前，正在继续与有关各方进行磋商，以便尽快开展此类行动。

尽管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没有一项任务能够继续进行。

跨线行动将为跨境生命线行动提供重要的补充，但根本无法取而代之。即使定期部署，跨线车队也无法复制跨境行动的规模和范围。跨线行动可

以补充而不是代替为叙利亚西北部展开的资金充足的跨境行动。

在涉及向叙利亚各地有需要者提供生存援助时，所有渠道都应畅通无阻。否则风险就太高了。尽管联合国在叙利亚采取大规模的应对行动，但仍需要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才能为最需要援助者提供帮助。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指出，有了更多的过境点和更多的资金，联合国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叙利亚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在西北部和东北部，这种潜力依然存在。

我赞同秘书长呼吁安全理事会帮助确保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伙伴有一切机会，通过将跨境行动授权延长12个月来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拉贾辛加姆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易卜拉欣女士发言。

易卜拉欣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代表我的组织——援外社国际协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声援在叙利亚开展活动的人道主义界。自2013年以来，援外社一直在叙利亚开展活动。我领导援外社在土耳其以及边界另一边叙利亚西北部的工作，在那里，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伙伴将援助送达有需要的叙利亚人手中。

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十分严峻。想象一下，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的情形：大约90%的同胞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基本食品价格自危机开始以来上涨了29倍。你如何设想一个自己赖以养家的世界粮食计划署食品篮子可能会停止的未来？如果联合国未获授权继续其跨境行动，这将是9月份西北部100多万叙利亚人无法想象的现实。

我向安全理事会发出的主要信息很简单：现在不是缩减人道主义跨境行动的时候。实地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而且鉴于邻国黎巴嫩的金融危机、叙利亚北部出现新一波冠状病毒病

（COVID-19）疫情、不断恶化的粮食形势、以及东北部迫在眉睫的水危机，需求将继续上升。

本周早些时候，援外社国际协会和其他27名人道主义事务主任向安理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安理会扩大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危机的程度要求重新授权经由巴布哈瓦过境点和巴布萨拉姆过境点向叙利亚西北部提供至少12个月的跨境援助；也要求在大致同一时期内恢复东北部的亚卢比亚过境点，因为自该过境点去年关闭以来，那里的需求激增了38%。

从规模和范围来看，人道主义跨境行动堪称世界上最复杂的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如果不是最复杂的行动的话。这是非政府组织无法复制的。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存在和专长，但我们无法落实维持这一重要人道主义行动所需的采购、运输、仓储、协调和资金规模。联合国的跨境能力根本没有替代的途径——现在没有，6个月或12个月以后也不会有。

紧急救济协调员在连续几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明确表示，跨线模式不是跨境行动的可行替代办法。正如成员们所知，没有一支跨线车队前往叙利亚西北部，那里有250万叙利亚人依赖援助。在东北部，跨线行动依然严重不足，大约70%的人口面临严重或灾难性的需求。上周，七个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它们相信，即使定期向西北部部署跨线车队，它们也无法复制跨境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完全没有替代的办法。

现在，安理会应重提秘书长在亚卢比亚过境点关闭后提出的建议，当时他说，如果不采取适当步骤确保有效的跨线运输，安理会就必须授权联合国使用更多的过境点。鉴于叙利亚北部COVID-19病例激增，安理会扩大人道主义准入的工作现已迫在眉睫。我们必须确保正在展开的COVID-19疫苗接种运动不会停滞不前，那样不仅会破坏结束这一疫情的全球努力，而且也违背安理会本身的第2565（2021）号决议，其要旨是在武装冲突与复杂的人道主

义紧急情况中促进以公平与负担得起的方式获取COVID-19疫苗。

最后，我要强调叙利亚人所面临多重危机的性别层面问题，这应该成为安理会审议叙利亚问题的基础。今年早些时候，援外社发表了一份题为“不工作，就没有饭吃”的报告。这句话抓住许多叙利亚妇女经历的要点，她们已经因普遍的性别不平等等而不堪重负，被迫承担额外的角色，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和户主。这也体现出她们在十年冲突后的力量和韧性。叙利亚妇女不要施舍；她们要尊严生活的权利。

然而，与男性相比，妇女很难找到工作、拿到公平的工资。她们往往求助于绝望的应对机制来维持生存，包括送孩子去工作，让他们离开学校，赊购必需品，减少用餐次数，嫁出女儿少一张嘴吃饭。不足为奇的是，三分之一的叙利亚母亲营养不良。女性的心理健康是遭受这种局势严重影响的另一种情况。少女被逼早婚、过早成为母亲。她们面对一系列保护问题，是危机中真正被遗忘的受害者。

绝不能让叙利亚陷入比我们今天所目睹的更深的人道主义灾难。安理会有权采取切实步骤，帮助叙利亚人开始扭转局面。我们相信，其决定将基于实地的需求，而且它将在这一最需要的时刻支持叙利亚人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易卜拉欣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谨提请发言者注意主席说明S/2017/507第22段，其中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更有效地利用公开会议的承诺，鼓励所有参加安理会会议的人员在五分钟内结束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伯恩·内森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共同执笔国，即挪威和爱尔兰发言。

我们要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主管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副秘书长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先生、以及援外社土耳其国家主任谢林·易卜拉欣女士刚才为我们所作的通报。

今年，我们迎来了叙利亚冲突的十周年——这场冲突给叙利亚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并产生一场深刻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场危机还在继续恶化。事实是赤裸裸的、令人震惊的。目前，叙利亚有13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比去年增加了20%。

叙利亚人民继续在目前的冲突中首当其冲。我们谴责6月12日对阿夫林市希法医院的袭击，这次袭击造成包括保健工作者在内的平民伤亡。我们再次强调指出，冲突各方有义务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

幼发拉底河水位下降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了东北部当前的脆弱性，在那里，至关重要的作物灌溉和医院必不可少的电力供应已经中断。

7月10日，第2533（2020）号决议所延长的人道主义援助运送机制将到期。在今后两周，爱尔兰和挪威作为共同执笔人，将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一道努力，延长这项关于人道主义的决议。我们必须给予叙利亚最弱势民众一致、有力的支持。

我要明确指出，由于10年冲突和2021年人道主义需求日益增长，今天，跨境准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至关重要。实际上，实地局势自去年7月以来就已经恶化，当时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533（2020）号决议。叙利亚另有2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粮食无保障程度上升50%，我再说一遍，是50%。此外，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给已经非常脆弱的卫生系统造成巨大压力。关于向叙利亚困难民众提供救命援助，我们必须利用所有渠道，既利用跨线方式，也利用跨境方式。

在过去六个月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担任决议执笔人的爱尔兰和挪威所采取的做法完全以缓解叙利亚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和苦难作为出发点。他们的需求是我们最最关心的事情。

在西北部，困难民众的人数在2021年增长20%以上。每年冬天，寒冷天气和洪灾让生活在地带和棚户区的160万民众更加艰难。

在东北部，人道主义需求也仍然居高不下，自亚卢比亚过境点关闭之后，局势已经恶化。虽然前往该地区的跨线运送已经增加，但是尚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如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21/583）所强调的那样，东北部的人道主义组织继续报告称，医疗保健设施方面的能力有限，包括胰岛素、心血管和抗菌药物等关键药物在内的医疗用品供应即将告罄。如果有更多过境点和更多资金，联合国就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困难民众做更多工作。

我们同安全理事会成员和民间社会进行了广泛协商，实际上也认真听取了联合国的意见，包括秘书长、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在叙利亚实施人道主义应对措施各联合国机构的意见。信息非常明确。不延长关于跨境运送的决议，向数百万有迫切需求的民众运送救命援助的工作就会停止，这将使叙利亚西北部平民的苦难加剧，达到十年冲突中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延长期限，COVID-19疫苗在西北部的推广就会受到严重干扰。关闭过境点将使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医疗、粮食安全、水、环境卫生、保护和其他服务受到不利影响，而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后勤、筹资和采购方面依靠联合国的支助。简而言之，不延长期限就会在叙利亚西北部造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通过跨线行动，为人道主义准入提供便利，以惠及所有身陷困境的平民。但是，即便定期调派车队，我们也知道，西北部的跨线车队远远达不到跨境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监测机制为确保西北部跨境行动而履行的关键职责是世界上受到最严格审视和监督的援助行动之一，它确保西北部的所有货运都具有人道主义性质。

我们由此谈及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责任，他们有责任确保向叙利亚困难民众运送救命援助的一切渠道都能开放并始终可资利用。过几天，爱尔兰和挪威作为共同执笔人，将向安理会成员分发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将延长和扩大人道主义援助运送机制，以应对迫切的人道主义需求。作为共同执笔人，我们的指导方针仍将是秘书长说过的话，即大规模跨界应对再延续12个月仍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在今后几周，我们将始终与安理会全体成员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满足叙利亚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

拉德卜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所作的通报及其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最新报告（S/2021/583）。我也感谢代理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先生和CARE组织土耳其国别主任谢林·易卜拉欣女士所作的通报。我欢迎联合国及其执行伙伴发挥重要而崇高的作用，包括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挥作用。我还欢迎参加本次会议的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代表。

突尼斯重申其坚定立场：按照第2254（2015）号决议加快政治解决，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可持续的办法来结束我们的叙利亚兄弟的苦难，让叙利亚永久走上实现安全、和平与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必须增加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才能满足叙利亚人日益增长的需求，并应对他们在暴力和恐怖主义横行的十年里所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以及目前的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今天的通报确认，人道主义、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恶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复杂后果，这给儿童、妇女和流离失所者带来更强烈的影响。

我们对数百万叙利亚人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深感关切，具体而言，体现在食品、药品、燃料、重要基础设施和必需品方面。要在叙利亚过上体面的生活殊为不易。水和电等基本服务短缺，可能给粮食安全、医疗卫生和生存方式带来长期影响。

最近，叙利亚的侵权和不安全现象增加，我们对此感到关切。突尼斯重申，必须响应秘书长的呼吁，在全国各地实现全面长期停火。我们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以及医疗和人道主义人员。我们还强调，必须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这些恐怖组织最近特别猖獗地破坏叙利亚的安全和稳定。

突尼斯再次呼吁按照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各项原则，增加人道主义救济和医疗方面的努力。这种援助必须通过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包括通过跨线和跨境手段，快速、不受阻碍地惠及所有有需要的叙利亚人，同时充分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

我们欢迎最近几周在叙利亚东北部和西北部交付和分发了一些新冠疫苗。我们敦促在叙利亚各地迅速、公平地分发疫苗，以拯救生命和加强救济工作。

突尼斯希望在未来几天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共识解决方案，从而有助于重新启动跨越叙利亚边境运送援助的行动。我们强调，必须以反映安理会集体意愿的方式，通过跨线行动提供更多援助，以期达成必要的解决办法，并将人道主义需求置于政治考虑之上。这将满足叙利亚人的基本需求并向其提供服务，有效应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同时确保捐助者、联合国和地方组织可持续供资和作出可预测的人道主义应对。

基博伊诺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肯尼亚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和对叙利亚人民的承诺。我也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副秘书长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和土耳其援外社国家主任谢琳·易卜拉欣的通报。我们也欢迎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的代表。

在巴布哈瓦过境点作为第2533(2020)号决议授权的唯一人道主义援助过境点即将到期之际，迫切需要达成共识，以确保援助继续送达数百万有需要的叙利亚国民，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肯尼亚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并强调安理会的决定应主

要基于他们的需求以及确保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行性。

正如我们从秘书长那里听到的那样，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在这种背景下，肯尼亚相信，跨境和跨线机制应该共存，而且确实应该相互补充，以确保持续有原则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向数百万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叙利亚西北部和东北部民众分发新冠疫苗。我们鼓励叙利亚政府继续加大跨线运送援助的力度，特别是在叙利亚西北部。

肯尼亚对叙利亚各地不安全状况加剧感到严重关切。我们对频繁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定点清除和空袭感到不安。这些袭击造成人员死亡，包括妇女和儿童死亡。我们发现这些情况相当令人不安。我们谴责这些毫无意义的袭击，包括最近对阿夫林市希法医院的导弹袭击，这次袭击造成19人死亡。我们还谴责对医院和学校等重要民用基础设施的侵犯，特别是在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更大的这一大流行病时期。

我们重申，所有各方都必须遵守全国停火。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应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袭击负责的人都应受到充分调查并被追究责任。

幼发拉底河和乌鲁克水站水位下降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得不到控制，可能加剧粮食不安全、饮用水短缺及断电等问题，使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

肯尼亚注意到，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叙利亚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破坏了政府为社会弱势成员提供服务的努力。我们呼吁取消这些措施。

最后，我谨重申，安理会关于人道主义局势，包括跨境和跨线机制问题的决定，应该考虑到巨大需求和准入方面的挑战。这一事项太敏感、太关键，不能被政治化。我们应该铭记，叙利亚冲突的唯一解决办法是一个包容各方、由叙利亚人主导、叙利亚人所有的政治进程。肯尼亚将继续支持这种

进程，充分意识到政治解决将导致人道主义局势显著改善。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和主管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副秘书长的通报。我也欢迎易卜拉欣女士介绍的土耳其援外社所作的努力。

法国谴责6月12日发生的针对阿夫林市和希法医院的爆炸事件，这些事件导致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一些平民受害。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战争罪行；必须尽一切努力查清这一问题，必须伸张正义。

叙利亚境内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我们可以从该政权对伊德利卜定期实施的袭击中看到这一点。必须尽一切努力，根据第2532(2020)号和第2254(2015)号决议以及秘书长发出的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实现全面停火和人道主义暂停。

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仍然是所有人的义务。保护平民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过去一年，该国的人道主义和医疗需求增加了20%，东北部则增加了38%。一半以上叙利亚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东北部缺水，全国其它地区可能很快就会缺水。源于腐败和灾难性管理的经济危机也解释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导致对医疗救助的需求急剧增加。所有各方，特别是叙利亚政权，必须保证充分的人道主义准入。在西北部和东北部，跨境人道主义援助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来自大马士革的跨线援助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跨境援助。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21/583)明确指出的那样，联合国申请的授权只有一半得到该政权的批准。根据客观的需求评估，只要人道主义援助没有送达全国各地所有有需要的人手中，就需要跨境机制。然而，叙利亚政权继续将援助政治化，将叙利亚人民扣为人质，并干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工作。因此，按照秘书长、联合国各机构和所有其他

人道主义行为体的要求，将跨境机制延长至少12个月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我呼吁安理会所有成员展现团结和责任，完全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作出决定。我们负有道义责任：即拯救生命、应对饥荒威胁以及促进新冠疫苗接种运动的道义责任。这应导致我们授权使用三个过境点：西北部的巴布哈瓦过境点和巴布萨拉姆过境点，以及东北部的亚卢比亚过境点。

最后，只有符合第2254（2015）号决议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结束这场人道主义悲剧，并确保全国持久稳定。

我们今天的优先事项是应对紧急情况和满足人道主义需求。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为此作出贡献。我记得，为2021年认捐的人道主义资金92%来自欧洲联盟、其成员国、美国、联合王国、加拿大、日本和挪威。在一个可信的政治进程稳步推进之前，法国和欧洲联盟不会为重建提供资金。

最后，在座各位都知道我们对解除制裁和正常化的立场，这些立场没有改变。利用制裁问题来掩盖该政权巨大责任的做法骗不了任何人。

金女士（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主管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先生以及谢林·易卜拉欣女士所作的通报。

经过10年的战争，叙利亚冲突仍然没有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叙利亚人民继续在付出最高代价，遭受难以言表的苦难。严重的社会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他们的绝望，导致商品短缺和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此外，继续实施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行动产生间接的不利影响，并阻碍该国社会经济整体复苏。这仍然是一个主要关切，我们再次呼吁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解除这些制裁。

叙利亚艰难的复苏之路也高度依赖国际社会提供重建援助的善意；如果没有这种援助，数百万人将被剥夺重要的社会服务以及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因此，亟须支持该国恢复基本的基础设施。

毫无疑问，叙利亚是我们时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全国各地的需求正在稳步上升，妇女和儿童受到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要应对多层面和复杂的挑战，需要叙利亚政府和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持续的建设性参与；也要求维护和扩大跨境机制和跨境模式。除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确保及时、安全、持续和不受阻碍地向叙利亚境内急需帮助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别无选择。若不能重新授权该机制，不仅将终结数百万人的关键援助生命线，而且也将扰乱急需的冠状病毒病疫苗的分发。当务之急是不要将人道主义援助政治化，而要优先考虑叙利亚人民。

我们对幼发拉底河流域日益恶化的局势深感关切。干旱和其他令人不安的因素导致水位低得惊人。数百万人依赖河流来提供饮用水、进行作物灌溉和发电。必须寻求保障生命和生计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次指出，水源和水系统永远不应武器化。

平民被迫忍受叙利亚各地持续敌对行动的后果。令人遗憾的是，死亡、流离失所、以及基本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因此，为了保护平民并保障不间断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亟须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停火。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必须予以谴责；也必须追究这些无端行为的实施者的责任。

另外，在保护平民方面，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安全局势，特别是霍尔营地的情况不断恶化，令人不安。必须让这些营地居住和工作的平民获得安全和基本服务。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正如在本会议厅多次说过的那样，叙利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一个由叙利亚人主导和自主的政治进程是叙利亚人

民实现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得到保护的唯一可行途径。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并感谢他今天参加我们的会议。我还要感谢拉贾辛加姆先生和易卜拉欣女士所作的通报。

今天，安全理事会正面临着一项关键的决定：我们向数百万叙利亚人传达关于其所处严峻局势的什么信息，以及我们是否计划继续跨境提供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三周前，我前往土耳其-叙利亚边境，访问了巴布哈瓦。在那里，我会见了联合国一线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和难民，他们分享了其在十年冲突后遭遇的灾难性经历。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想让叙利亚人民知道他们不会被遗忘，也是因为我亲眼看看跨境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这样我就可以用亲身经历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认可，经过十年的战争，叙利亚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冠状病毒病（COVID-19）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正如我早些时候与成员们分享的那样，当我与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交谈时，他告诉我，对叙利亚难民而言，COVID-19是“死亡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数百万叙利亚人来说，巴布哈瓦是一条生命线。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每月有1000辆卡车向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民众运送食品、营养援助、清洁水和医疗用品。我在边境遇到的叙利亚难民和勇敢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我：如果没有跨境通道，成千上万的儿童将无法获得食物，他们的成长和认知发展将永远受到阻碍。其他人将会死亡，因为卫生保健设施将不再得到所需用品的供应。数百万人将无法获得干净的饮水、医疗用品，当然也得不到疫苗。

他们害怕这是安全理事会将要作出的选择。可悲的是，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因为这正是安理会以前对他们做过的事。众所周知，过去有四个让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叙利亚的过境点。现在只有一

个。就在COVID-19加剧实地人道主义需求之时，最近过境点的关闭限制了援助的流通。在亚卢比亚关闭后，对医院和非政府组织的供应线被切断。医疗用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改道。将近一年后，在送达有需要者手中时，药品和疫苗已经过期，医疗包也在路上被洗劫一空。与我交谈的非政府组织告诉我，巴布哈瓦任务延长若不到12个月，就会再次彻底颠覆其行动。

我们还得益于今天在座各位所听到的强有力的联合国监测。我在过境点看到的严谨和专业精神是四十年来我作为美国外交官评价人道主义任务时从联合国方面看到的同样的黄金标准。在巴布哈瓦，我亲眼目睹各团队如何确认箱子内的物品并密封卡车。我看到他们有四个验证点：边境、叙利亚的仓库、分发中心和分发给受益者后。我们需要加强和扩大这一行动。我们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延长和扩大这一任务，以各种形式提供援助，而且紧急付诸实施。

叙利亚的经济困境是阿萨德政权严重腐败和对叙利亚经济管理不善的结果。至于跨线援助，它可以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但它完全不足以满足今天叙利亚境内数百万绝望人民的需求。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愿意与我们的伙伴合作，扩大对有需要的叙利亚人的各种形式的援助——既有跨线援助，也有跨境援助。我们同其他各方一样，对此持开放态度。但严峻的事实是，现在，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实际的局限性。最终，这不是我们今天要作的选择。

我们要作的选择是，我们是否要确保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自始至终都要监控？我们是否要履行承诺直至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我们是否要帮助急需帮助的叙利亚人？如果没有跨境通行，将有更多叙利亚人死亡，我们知道这一点。联合国前线工作人员知道这一点。非政府组织知道这一点。阿萨德知道这一点。叙利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也知道这

一点。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安理会有责任重新授权巴布哈瓦以及巴布萨拉姆和亚卢比亚。这并不需要太多：三个跨境点技术延期，为期12个月。我们现在就应该做这件事，而不是让父母们担心他们在7月11日还能否养活自己的孩子。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维护和平与安全。如果我们对切断数百万人生存所需的食物、水和医疗援助负责，那么，我们将破坏这一任务和本机关的信誉。我们有义务延长这项任务的期限。我们必须投票支持延长。

古普塔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我还感谢代理副秘书长拉梅什·拉贾辛加姆介绍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最新情况。我感谢国际关怀组织的Sherine Ibrahim女士从驻大马士革民间社会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对挑战的见解。

正如我们经常从这些通报听到的那样，非常清楚的是，长达十年的暴力和恐怖对叙利亚人的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叙利亚各地有1100多万人迫切需要这样或那样的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流离失所的人和那些选择返回家园的人在整個叙利亚都面临着严峻的局势。不断恶化的汇率、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和燃料短缺都对民众和人道主义行动造成了影响。外国军队的存在和对武装团体的外部支持使局势变得更糟。

正在蔓延的大流行病以及制裁对卫生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的不利影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秘书长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都多次谈到制裁对人道主义行动的影响。需要审查这些措施，以确保该国获得和吸收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支持的能力不受阻碍。我们对有关会员国和人道主义行为体就这一问题正在进行的技术对话感到鼓舞。

我们一直呼吁在没有任何歧视、政治化或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加强对全国所有叙利亚人的有效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符合叙利亚的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要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紧迫性，以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我们需要采取具体步骤，消除那些阻碍跨境和跨线行动运作的障碍，特别是因为我们距离延长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机制任务的决议的最后期限只有几周的时间。

虽然安理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延长任务期限上，但黎凡特解放组织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正在伊德利卜和哈马农村以及叙利亚东北部袭击平民。该地区武装团体之间的内斗继续危及平民。西北部前线的战斗正在威胁平民的生命和医院。印度强烈谴责6月12日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市希法医院的袭击。

此外，我们不能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近8800名第三国国民在霍尔营地的存在这一问题视而不见。这个问题也需要认真对待。

积极的一面是，我们高兴地注意到，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向叙利亚运送了疫苗，包括叙利亚西北部。来自COVAX机制的疫苗应该可以覆盖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尽管严重不足，但这仍然是保护医务人员和最弱势群体的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注意到，欧洲和中东一些国家已开始在叙利亚重新建立外交机构。我们欢迎重新建立正式沟通渠道。这将有助于使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更加得到关注，特别是对国际捐助界而言。我们还要强调采取恢复和重建措施的必要性。

在双边方面，印度向叙利亚提供了发展援助和人力资源开发支持，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为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信贷、供应药物和食品、组织假肢装配营地和能力建设培训方案等。

最后，印度重申其坚定承诺，在这些艰难时期向叙利亚人民提供支持。

范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拉梅什·拉贾辛加姆代理副秘书长的发言。我还感谢Sherine Ibrahim女士分享

她的见解。我欢迎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代表参加今天的会议。

首先，我要表达我们对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的严重关切。由于经济危机和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影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粮食安全、燃料和基本物资短缺，还有目前大流行病异常严重，所有这些继续加剧全国各地叙利亚人民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数一直在上升，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目前这一数字约为1340万，比2020年高出20%以上。

东北部与幼发拉底河相关的水不安全给500万人的供水和另外300万人的电力供应造成严重挑战。关于阿洛克供水站和各种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与此同时，保护问题仍然令人十分关注。尽管目前可能是危机中最平静的时期，但不稳定仍在继续夺走平民的生命。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受到暴力的影响，包括最近在阿夫林的希法医院发生的事件。

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应继续努力打击安全理事会认定的恐怖团体。与此同时，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尊重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理会有关决议。

人道主义危机还看不到尽头，应保持安全、畅通和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以加强人道主义反应。需要探索和酌情利用一切努力和一切适当渠道，满足人民的需要。

我们欣慰地注意到，COVID-19预防措施不再被视为人道主义活动的重大障碍。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在东北部的援助工作4月和5月没有出现重大的行动挑战。但是，鉴于医疗用品需求量很大，必须加强控制形势的各方之间的协调，也必须简化程序，进一步促进向该地区运送援助。

西北地区的形势依然严峻。约有340万人需要援助，其中大部分是境内流离失所者。每三个五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个受到慢性营养不良的影响。大量平民依赖于救生援助的运送。人道主义系统通过与相关各方适当协商，为该地区人民继续提供援助至关重要。为此，安理会必须在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

同时，我们呼吁各方对话，商定如何向西北部提供跨线援助。

随着COVID-19形势的恶化，疫苗等医疗用品的分配至关重要。我们呼吁继续支持叙利亚抗击疫情。我国代表团还支持秘书长发出呼吁，免除妨碍对疫情作出人道主义反应的制裁。我们赞扬联合国人道主义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在当地所做的努力，并欢迎国际伙伴承诺支持叙利亚。

最后，我国代表团呼吁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继续为叙利亚人民提供重要支持。必须协调国际努力，才能实现预期结果。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摆脱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并完全按照国际法，实现由叙利亚人领导和自主的全面政治解决。

阿巴里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感谢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及其对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行动的不懈承诺。我还要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先生和谢琳·易卜拉欣女士非常鼓舞人心的通报。我也欢迎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要赞扬在全国范围内急需不懈帮助有需要的叙利亚民众的人道主义组织每天作出的努力。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仍然堪忧，去年甚至明显恶化。由于禁运和其他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叙利亚镑急剧贬值，使得已经因十年冲突而陷入窘困的叙利亚人的日常生活更加恶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呼吁放松或中止单方面经济制裁，制裁也会削弱叙利亚应对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COVID-19）的能力。

此外，从我们今天下午听到的详细而真实的通报来看，在叙利亚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受影响民众的实际需求。叙利亚缺粮人口之多已达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对于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百万人来说，联合国的援助仍然是他们试图满足最基本的食物、水和卫生需求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迫切需要大幅改进这种援助的运送机制。我们也希望看到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对人道主义局势的评估能够反映出叙利亚遭受的单边制裁所产生的直接乃至间接影响。

尼日尔关切地注意到COVID-19在叙利亚的传播速度有所加快，尤其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卫生基础设施遭到削弱，不安全状况持续，这种情况很难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开展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听取在当地开展工作的人道主义组织的呼声，对数百万处于贫困和困境中的叙利亚人加大人道援助。

尼日尔支持继续通过过境点和跨越接触线提供援助的机制，并随时准备支持采取任何方案或方式，加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提供叙利亚卫生系统应对COVID-19疫情所急需的医疗用品和设备。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尽管秘书长2020年3月呼吁停火，但叙利亚境内的敌对行动持续存在。我们所审议的报告（S/2021/583）提到了近186起事件，它们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伤。我们再次呼吁各方遵守保护平民的义务，允许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迅速、安全和不受阻碍地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全境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总之，尼日尔认为，帮助叙利亚有需要的人不是一种政治选择，而是一种人道主义需要。安全理事会绝不能抛弃这些弱势群体，其中一些人因该国持续的暴力而一再流离失所。当然，有一点仍然很清楚，那就是，正如今天下午大家不断重申的那样，只有政治解决才能对危机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人道主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希望安全

理事会将在未来几天延长该机制期限的过程中恢复团结。

张军先生（中国）：中方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拉贾辛加姆先生和易卜拉欣女士的通报，我们也欢迎叙利亚、伊朗、土耳其参加今天的会议。

中方认真研究了秘书长报告。叙利亚人道局势面临多重挑战，经济持续恶化，货币严重贬值，粮食安全突出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迅速，石油短缺已经影响到农业生产活动和人道救援行动。改善叙利亚人道局势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综合施策。

要充分发挥叙利亚政府主导作用，不断扩大跨线人道救援行动规模。中方赞赏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基会、人口基金会、难民署等通过跨线方式，每月为数百万民众提供人道援助。今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从叙利亚境内为东北部平民提供了每月34.8万次的医疗服务。这充分证明了跨线救援的有效性、可行性，也证明还有拓展的空间。叙利亚政府早已批准向叙利亚西北部开展跨线人道救援行动，有关国际人道机构也在作出努力。

联合国应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人道机构加强合作，全力打通从大马士革前往伊德利卜的跨线通道。安理会讨论叙利亚人道问题决议草案，应就扩大跨线人道救援规模提出具体要求。

必须立即解除单边制裁和经济封锁，帮助叙利亚恢复正常秩序。多年非法制裁对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伤害，加剧了叙人道危机，削弱了叙利亚应对疫情的能力。不少人道机构反映，人道救援资金常因为金融机构规避制裁风险而无法汇入叙境内，

叙利亚的水站、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常因为缺乏发电机等受制裁的设备而无法运转。所谓人道豁免——坦率地讲——不过是良心的安慰剂，虚伪面目的遮羞布。单边制裁一天不解除，叙利亚人道

局势就一天得不到根本改善。古特雷斯秘书长、人权高专、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多次对单边制裁的人道后果表达关切，呼吁解除有关措施，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秘书长在今天的通报当中以及在他提交的报告当中也在再次对单边制裁造成的影响表达了关切。安理会应主持正义，正视该问题，给叙利亚人民一个说法，给广大会员国一个说法。我们经常说，我们关心爱护叙利亚人民，这种关心爱护不应该是空洞的政治宣示。

要坚持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在跨境机制授权延期问题上的分歧。中方一贯主张国际社会在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对叙开展人道救援，我们对跨境机制带来的问题一直存在关切。同时，中方也注意到联合国正在通过跨境机制对叙西北部开展人道行动。

安理会应对跨境人道救援作出明确要求，进行全程监测，确保中立、透明，确保不用于其他目的。对有关监测机制的工作，安理会有必要进行定期审议，要求其提供更加详实的情况，防止监测不到位、信息不准确的情况发生。

过去两年，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数次陷入重大分裂。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损害各方互信，破坏安理会的权威和形象。安理会应以更加务实方式解决问题，坚持目标导向，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妥协方案，避免出现严重对抗的局面。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全面综合方式处理叙利亚问题，统筹考虑政治、反恐、安全、人道等各个方面。我们敦促各方加强对话协商，积极推进“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政治进程，共同推动叙利亚问题早日实现和平、公正、妥善解决。

吴百纳女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和我们今天的通报人。

在我们开始审议跨境机制时，人道主义需求应成为我们在决策时优先重点考虑的因素；叙利亚全

国有13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比伦敦或莫斯科的总人口还要多。

七年前，我们聚集在一起，通过了第2165（2014）号决议，授权建立跨境机制。如我们在2月份从“救助儿童”组织主任索尼娅·库什（见S/2021/206，附件二）和3月份从阿马尼·巴卢尔（见S/2021/315，附件三）那里听到的那样，此举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系统，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惠及所有叙利亚人，无论他们身居何处。

本周早些时候，在叙利亚境内开展活动的27个非政府机构致信安全理事会，要求扩大任务授权，以确保继续提供粮食、住所、保护和其他救生服务。联合国一再列举不延长跨境机制的影响。联合国疫苗接种方案将停止。每月向140万人提供的粮食援助将终止，而在2020年支持了1000万次治疗的急需医疗物品也将停止运送。结束跨境任务授权将切断西北部数百万弱势叙利亚人的最后一条跨境生命线。

有关方面仍在就跨线准入问题争论不休。我要明确指出：联合王国支持一切旨在改进跨线援助的努力。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东北部失去亚卢比亚过境点所造成的影响，自2020年1月以来，该地区的需求增加了38%。医疗保健设施现在面临长期药物短缺，如胰岛素、止痛药和用于治疗慢性病的药物。

西北部失去巴布萨拉姆过境点也造成了同样巨大的影响。现在运送援助要跨越控制线和多个检查站。在面临冲突的地区，空袭破坏仓库，摧毁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假如所运物资能完好无损地通过，也会有持续的延误，通常会长达三周。

因此，如果不扩大，我们就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也无法克服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影响，无法满足第2565（2021）号决议的要求，确保公平获得疫苗。正因如此，我们继续坚持认为，我们应根据人道主义需求处理这一任务授权和问题，延长使用巴布哈瓦过境点的授权，并重新授权使用巴布萨拉姆和亚卢比亚这两个过境点。否则，

我们就未尽到对仍然需要援助的1340万叙利亚人民所负的责任。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我也感谢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副秘书长和谢林·易卜拉欣女士的通报。我还要欢迎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代表参加今天的会议。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今天通报中听到的那样，叙利亚人民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严峻。武装冲突、空袭和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情况持续发生，仅以几个暴力事件为例，它们进而阻碍了各种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和分发。

尽管安全理事会多次发出呼吁，但民用基础设施仍是袭击的目标。我们同其他人一样，强烈谴责7月12日对阿夫林Al-Shifa医院的袭击，这造成至少19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以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保健工作人员。这种行为违背国际人道法，是不可原谅的。必须对其开展调查，必须惩罚责任人。

安全理事会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巴布哈瓦过境点的授权将很快到期。我们听到，该国西北部近3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因此，我们不仅必须保持现有的准入，还必须精简各种行动，以减少短缺，缓解人们的苦难。

正如秘书长和各个个人道主义机构重申的那样，巴布哈瓦过境点是生活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人们获得食物、医疗和教育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延长授权，儿童营养不良——许多关键问题中的一个——将会加剧。据估计，该地区三分之一五岁以下儿童已经患有慢性营养不良，中断粮食援助会使这种恶劣状况雪上加霜。

如果不延长过境授权，卫生和教育等其他必要服务也将受到影响。药物、手术用品和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是通过巴布哈瓦运送的。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疫苗接种工作几周前才开始；我们不能中断这一进程。跨界机制还有助于支付教学人员的薪水

和教材费用。该区域的教育依赖于过境点。显然，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至关重要。

最近几个月，该国另一边的困难局势也有所恶化，霍尔营的条件，包括药品短缺状况，令人担忧。自2020年1月亚卢比亚过境点关闭以来，尽管各方努力增加跨线行动，但这无法替代通过该过境点获得的援助，尤其是在抗击疫情的背景下。我们想听代理副秘书长谈谈该区域因关闭亚卢比亚过境点而受到的其他影响。

简而言之，十年的冲突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不带偏见地探索所有备选方案，为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准入提供便利。在民众需求不断增加时减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途径，这是毫无道理的。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要明确表示，我无法满足主席的要求。无论如何，根据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S/2017/507），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不超过五分钟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建议。这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这只是一项建议。第二，我们认为，关于今天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应该受计时器限制。我们还认为，许多代表团想听听我们今天会说些什么。第三，我们也要向两位通报人提问，并期待听取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我保证不会让各位失望。我们要说的内容很有意思。

首先，我们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我们也感谢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先生和谢林·易卜拉欣女士的通报。

安理会多名同事今天发表了令人不安的言论，非黑即白地描述了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西方国家在关于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援助跨界机制的前景的争论中，把自己说成是向善的力量，它们不断表达对伊德利卜民众尤其是儿童的关切。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叙利亚被描绘成邪恶的化身，对最为穷困潦倒者的苦难漠不关心，随时会切断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最后补给路线。

但这是真的吗？我们来实话实说。早在2014年，当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165(2014)号决议，开放四个叙利亚过境点以确保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时，俄罗斯赞同这项计划——尽管它侵犯了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原因只有一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时正被恐怖分子撕裂，叙利亚国家地位本身也受到威胁。那时，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后，在应叙利亚合法政府请求抵达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的支持下，大马士革击退了恐怖分子，解放了近90%的领土，并大力改善叙利亚人民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跨界援助已经不合时宜了。然而，我们的西方伙伴表现得好像一切照旧。它们坚持无视事实：从叙利亚境内向剩下的难民提供援助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更容易。

去年，当安理会通过第2533(2020)号决议时，我们同意将跨界机制保留到7月10日，并明确指出了向伊德利卜提供可持续的跨线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我们表示，跨界机制的未来将取决定于是否会利用机会从叙利亚境内运送物资。我们承认，就运送物资达成一致并不容易，同时我们相信同事们的善意。然而，就连去年4月获得大马士革许可的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车队也从未启动。没有安理会成员采取行动促成这项工作。

在过去一年里，由于各方展现了善意，一直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达成无痛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并找到通过巴布哈瓦过境点和叙利亚内部渠道为伊德利卜提供物资的最佳方案。然而，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尝试，我们所听到的只是必须扩大跨境机制。这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做法。

我对今天通报人的一些言论感到惊讶。比如，拉贾辛加姆先生表示，跨线运送是对跨境援助的重要补充——因此是补充而不是取代跨境机制。听到联合国的一位高级代表，即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代理副秘书长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奇怪的，他显然熟悉大会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第46/182号决议的规定。

我们同样感到惊讶的是听到秘书长在开幕词中说，跨线运送永远无法取代目前能力的跨境机制。我们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这是否意味着该机制将保持不变？我不能以任何其它方式诠释它。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有人问过这个在其领土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它对跨境机制有什么看法吗？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关于我们对叙利亚主权的承诺的话难道毫无意义吗？

说通过接触线运送无效或不可能，是荒谬的。联合国驻叙利亚代表明确承认，在关闭亚卢比耶过境点后，一个管理良好的跨线运送援助机制使他们能够在幼发拉底河以外取得比通过跨境机制更好的结果。东北部人道主义需求的覆盖面从35%增加到45%，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行动。

为了对关闭亚卢比亚过境点进行补偿，我们不得不增加东北部的人道主义援助。正如我提到的那样，联合国人员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我多次听说，在关闭亚卢比亚过境点之后，东北部的援助情况实际上比该过境点仍然开放时更糟。

据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与大马士革达成一项协议，并正在寻求其他各方的批准，通过其位于西北部冲突降级区Sarmada的仓库将粮食运入叙利亚。叙利亚方面哪有不愿意合作？如果我们在谈论如何更有效地向伊德利卜运送物资，那么我们只需看看地图——从阿勒颇发出物流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一个物流问题，也是一个对运送的援助物资进行监管的问题。联合国监测机制备受赞扬，因为如果没有该机制，该飞地显然会充斥着不受监测的运送。

与此同时，对于走私和联合国通过跨境机制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水平长期相等这一事实，人们一直保持沉默。洛科克先生本人最近承认，通过巴布哈瓦过境点运送的联合国供应品量不超过50%。换句话说，联合国渠道正被公开用于造福伊德利卜恐怖

分子的可疑计划。这真的是安理会认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最佳途径吗？

所有与提供跨境援助有关的决议都要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详细说明通过联合国人道主义跨境行动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受益者人数、地区一级运送援助地点以及已交付物品的数量和性质。然而，在跨境机制运作的七年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提高货物流动的透明度。原因很清楚：联合国在伊德利卜没有存在。联合国根本没有能力可靠地分配这些货物。

为什么七年来，我们一直被要求相信未透露名称的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组织毫不掩饰它们与沙姆解放组织作战人员的联系）的话？为什么根据他们非常可疑的报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跨境机制，别无选择？我只想听到一个理由来证明这一点，因为没有作出任何努力越过接触线运送物资。

至于指控叙利亚人在政府控制的领土上阻挠联合国的工作，包括指控他们不为人道主义行动发放许可证，我们看到的是浅薄地操控事实的做法。秘书长最近的三份报告(S/2021/160、S/2021/390和S/2021/583)跟踪了已发放的许可证数量和人道主义援助接受者的覆盖面。特别是，这些报告强调了在每个报告所述期间，叙利亚人发放的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授权越来越少的趋势：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为257次，2021年2月至3月为167次，2021年4月至5月为93次。然而，同期报告证实，叙利亚境内受援者人数保持不变——约350万人。

遗憾的是，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内没有人费心分析局势。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些报告本会表明，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的效力实际上正在提高。对同等援助水平的行动的申请较少。据在当地工作的联合国人员称，没有对叙利亚当局提出的投诉。现在问题不同了，现实早已改变。不应该根据车队数量或交付数量——我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处理一次性行动——而是根据人道主义人员在需要时不断在场的的能力来评估人道主义行动的效力。

我们不能脱离伊德利卜局势孤立地审议扩大跨境机制问题。这块飞地长期以来一直是叙利亚恐怖分子的避风港。除了来自沙姆解放组织和宗教保护组织未被消灭的作战人员扩散之外，西北部还一直在接收逃离霍尔和其它地方的新圣战者。正在使伊德利卜激进化的恐怖分子正利用普通叙利亚人作为人盾，对人口实行全面控制。那些希望离开这个不稳定温床的人不被允许进入政府领土，甚至不允许学童参加考试。

我们只能猜测伊德利卜临时统治者强加的道德。就在最近，所谓的“伊德利卜大学”显示了其真实面目，它禁止男女学生在学生用来交流学术问题的社交网络和通信服务上属于同一个群体。此外，在伊德利卜省，童婚和未成年婚姻有所增加。然而，安全理事会中的妇女和儿童倡导者却忽视这些和其它令人震惊的事实。

我们正目睹一些国家不断企图将沙姆解放组织描绘成一支温和的政治力量，它有效和公正地治理该飞地，与臭名昭著的所谓的“阿萨德政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同事说一句话。现状似乎正合他们的意，因为他们似乎并不为公然挪用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他们的纳税人为此支付了数千万或数亿美元）的行为感到尴尬。不难看出，这是罪恶的虚伪做法。

我们的西方同事建议我们不仅要保留巴布哈瓦过境点，还要开放新的过境点，其玩世不恭的态度已经达到新的水平。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做法。我们认为，安理会所有成员国都有责任努力恢复叙利亚领土完整，加强其主权，改善其社会经济状况，并遵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叙利亚以外的所有人道主义行动中都得到遵守。正如我们的美国同事今天所说，跨线援助不仅仅是局势的一部分，它也是在任何行动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唯一合法方式。

在过去一年中，反对我们的人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走，竭尽全力加剧政府控制领土内叙利亚人面

临的问题。我们只需想想绕过安全理事会而实施的非法的单方面制裁，这种制裁给叙利亚每个公民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谈论着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却假装叙利亚被制裁压垮的问题并不存在。

例如，4月和5月，由于缺乏燃料，联合国机构未能完成一些计划和核准的任务。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实施制裁的结果。一年之后，才听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制裁问题才最终反映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我们呼吁人道协调厅不要回避这一议题，要继续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一事项。

另外，我要强调我们美国同事的专长，即所谓的《凯撒法》，如果不取消该法，任何放松制裁制度的企图都会徒劳无功，会继续阻碍叙利亚的独立发展。

我们注意到华盛顿试图减少制裁压力。我指的是美国财政部6月17日发布的第21号一般许可证，其中扩大了美国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豁免范围，这只是为了向该国提供物资和服务，以抗击疫情。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是否有效，因为人道主义豁免已经存在，而这种豁免的效力只是留在纸面上。我们认为，我们欧洲联盟的同事也应该考虑这种毫无实效的人道主义豁免，并采取必要措施。

我们的西方同事显然继续忽视重建该国基础设施的任务。今天我的法国同事说，叙利亚一半以上的民众正在经历粮食不安全。他有没有问为什么？其原因是缺乏人道主义准入，是该国的基础设施在反恐战争中遭到破坏，还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制裁？

关于重建基础设施，我明白我亲爱的朋友在说什么。重建基础设施是难民返回的一个条件，因此也是重新启动经济的一个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最终将减轻捐助国的负担。与此同时，赞助伊德利卜的项目——其中大部分被国际恐怖分子盗用——是共同赞助方愿意做的事情。只有这种扭曲的现实才会导致产生我们的同事显然很快会向我们提出的关于跨界机制的文件草案。

我们不能忽视在叙利亚东北部人为造成的环境灾难。消除其后果的斗争是一个长期优先事项，这与在实地向人民提供医疗援助的努力非常相似，这需要资金。我还要指出，我们越来越关注幼发拉底河以外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正在进行的旨在实施剧烈的人口工程的企图。霍尔难民营的局势有失控的危险。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那里的居民正在变得激进化。坦夫地区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我再次指出，那里发生的事情，责任在于占领国。

要解决叙利亚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办法是有的，但不是扩大跨界机制。宣称人道主义工作者认为在其框架内开展工作更加容易，这种说法并不能令我们信服。我们坚信，应该遵守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我们一直在口头上捍卫这项原则，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口头上，而且是行动上捍卫这项原则。关于关闭亚卢比亚过境点，如果有这种意愿，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如果我们的同事们不能够用他们的言辞和行动表明他们致力于这项任务。那么讨论延长跨界机制就毫无意义。离最后期限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不要浪费这段时间。

我要向我们的通报人提一些问题。希望他们能够在本次会议上作出答复。

首先，我想向拉贾辛加姆先生提几个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每年约有3亿美元用于跨界机制。为什么这笔巨额资金突然勉强够用于为人们提供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什么现在伊德利卜出现粮食不安全状况？根据秘书长的报告，粮食不安全的情况每个月都在恶化。据我们了解，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运送的数量约为80%。现在伊德利卜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战斗，但我们从不同的来源听到，所谓的行政部门好像不仅得到一些捐助国而且还得到当地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尊重。并没有出现涌入这个飞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新浪潮。相反，人们仍然试图离开，却不能如愿。那里的粮食安全情况究竟如何？

第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人道主义工作者，他能否告诉我们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在伊德利卜跨线运送物资的问题？联合国如何组织这一进程，遇到了哪些问题？

第三，为什么不能够把联合国监测团挪到政府管制的领土？为什么人道主义车队不能通过叙利亚内部路线进入伊德利卜？

第四，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监测小组报告说，黎凡特解放组织正在利用这一地区洗钱。他们在巴布哈瓦地区的月收入大约为400万美元。此外，他们在飞地从事的各种跨界活动和贸易也带来收益，使他们获得大量资金。飞地完全在他们控制之下。显然，黎凡特解放组织在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中也很活跃。我也想听听他对此的看法。

我现在向易卜拉欣女士提出一些问题。

人们如何能够保证人道主义援助流向最终用户？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她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是谁？

第二，在人道协调厅的主持下，伊德利卜的武装团体签署了一份所谓承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声明。作为该声明的直接受益人，她对该文件了解多少，自该文件签署以来，当地的工作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三，在它看来，鉴于从大马士革运送的物资会得到更好的控制，跨线运送怎么会比跨界机制更糟糕？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的非政府组织——其主要目标正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积极推动跨线运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爱沙尼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并感谢代理副秘书长拉贾辛加姆非常详细地概述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也赞赏易卜拉欣女士富有洞察力的评论。

我向前线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表示感谢，他们继续向数百万人提供援助。他们继续在危险的情况下

开展工作。爱沙尼亚谴责本月初袭击希法医院的行为，这次袭击造成19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医院工作人员。

尽管局势有些平静，但叙利亚的战争远未结束。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21/583)指出，4月和5月发生了186起不同的安全事件。至少150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儿童。

暴力冲突和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等严峻挑战加剧了人道主义局势。有鉴于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履行职责，支持叙利亚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群体。安全、持续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仍然至关重要。为了满足巨大的人道主义需求，7月份延长和扩大跨国界提供援助是唯一的负责任做法。

爱沙尼亚呼吁重新授权将巴布哈瓦过境点开放一年，并在同一时期重新开放伊德利卜的巴布萨姆和东北部的亚卢比亚过境点。我们支持爱尔兰和挪威这两个执笔人早日延长任务授权。

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反应必须以能够进入叙利亚所有地区为前提。我们需要确保叙利亚每个人都能获得COVID-19疫苗。

与此同时，我们承认跨线援助的重要性。然而，这些运送仍然是零星的和有限的。由于叙利亚西北部的暴力仍在继续，人道主义组织和当地各方尚未达成越过前线向伊德利卜提供急需帮助的可靠协议。东北部的人道主义准入也仍然受限。

我不认为每个人都错了，我们刚才听到有人这样说。秘书长错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错了，援助组织错了，其他会员国错了，等等。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是向叙利亚和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大捐助方。欧盟的限制性措施丝毫不妨碍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粮食和医疗用品。这些制裁只针对那些对叙利亚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制裁将继续存在，直至叙利亚真正的政治过渡稳固进行。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拉贾辛加姆先生回应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

拉贾辛加姆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向叙利亚西北部提供了创纪录的援助，它还是饥饿人口最多的地方？所有的援助都去哪了？

叙利亚西北部不存在援助大规模移作他用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跨界行动是全世界受到最严格审查的人道主义行动之一。叙利亚西北部人民继续遭受苦难的原因不是援助被盗或移作他用。这是因为援助几乎不足以满足巨大的需求，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生命线。

我们追踪跨国界提供援助的每一个步骤，从发送到跨国界，到抵达仓库，再到抵达分发中心和需要帮助的人。秘书长2020年5月14日提交安理会的对联合国跨冲突线和跨国界人道主义行动的审查报告(S/2020/401)概述了这些严格的监测和监督措施。

另一个问题是，跨国界援助是否直接流向最需要援助的人？援助正在被送往需求最大的地方，这一事实表明评估和确定优先顺序正在发挥应有的作用。联合国合作伙伴通过跨国界行动平均每月覆盖240万人，但是，叙利亚西北部的需求十分巨大，需要更多的援助。正因为如此，我们呼吁紧急增加资金，并呼吁保留所有可用渠道，帮助有需要的人。

关于亚卢比亚过境点关闭的影响，我想就以前由亚卢比亚过境点支持的叙利亚东北部的需求谈几句。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估计有180万人需要援助。其中70%以上被认为极其需要援助，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多数机构从大马士革定期向叙利亚东北部运送非保健物品，通过塔巴卡过境点跨线运送到卡米什利的仓库，再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卡车每隔几天载着援助离开叙利亚政府控

制的地区。不过，在卫生项目方面，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叙利亚东北部完成了6次公路运输，此外还有13次空运。

世卫组织提供的一些医疗物资被跨线运送到15家医院和106个初级保健中心。然而，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这只占总需求中很小的一部分，许多设施仍然缺乏工作人员、用品和设备。然而，总体而言，没有足够的各种援助到达叙利亚东北部。

在东北部开展行动的人道主义组织报告说，保健设施的运作和能力受限，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医疗物资即将缺货，包括胰岛素、心血管和抗菌药物等关键药物。

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使用亚卢比亚过境点的授权到期后，东北部的人道主义行动由于失去联合国供应链的支持，变得易受这种供应短缺的影响。

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同事继续提醒我们联合国无法进入带来的挑战。一个非政府组织告诉我们，在东北部非政府组织支持的设施中，多达40%的关键药品缺货。他们还报告说，在霍尔营地，现有药物无法覆盖30%的慢性病患者，其他营地也报告了类似的短缺情况。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提出的问题。我们不确定俄罗斯代表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涉及沙姆解放组织利用该地区进行洗钱，以及巴布哈瓦的收入很高的问题。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显然没有资格谈论洗钱问题，而且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援助流向什么地方。援助是给有需要的平民的。正如我提到的那样，联合国追踪其跨国界提供援助的每一步，从发运地点到跨境地点。因此，我认为，就跨界行动而言，我们建立的机制和我们投入的资源得以使我们成为我们在全球开展的得到最严格追踪的人道主义行动之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拉贾辛加姆先生所作的澄清。

我现在请易卜拉欣女士回应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

易卜拉欣女士（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回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确保通过几种方式来检查和审计我们所做的工作，以确保受益者得到他们应得的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审查所有尽职调查和管理流程时对信息进行三角互证。我们还做了很多远程管理，包括使用技术和第三方监控。我们拥有当地合作伙伴的支持能力，从运送和对运送过程的监督两方面来说，当地合作伙伴都是最好、最令人放心的监督机构。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国际发展组织，我们坚持并促进人道主义保障措施，以确保我们所服务的人得到我们承诺向他们提供的服务。审查和尽职调查程序以及监测机制已经确立，我们接受所有援助行为体所遵循的人道主义核心原则的制约。因此，我们深信，在出现——确实不断出现——无法接触到有资格获得援助者的问题时，这些问题总是会升级到我们的捐助者和支持者的层面，我们会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保援助不会被挪为他用。

对不起，我想我漏掉了第二个问题。但我将尝试回答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按我的理解，这个问题是：我们援外社如何知道跨境比跨线好？如果我对这个问题没理解错的话，我们不知道。援外社并没有以叙利亚为基地的运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与易卜拉欣女士那边的视频连接上出现一些技术问题。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或许我可以重复一下拉贾辛加姆先生漏掉的问题。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是：在他看来，需要什么才可以开通对伊德利卜的跨线运送，以及应该如何完成这一进程，以便跨线运送此类援

助？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联合国监测团不能设在政府控制区来监测前往伊德利卜的车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拉贾辛加姆先生对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拉贾辛加姆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澄清了这些问题。

在现阶段，我们已在整个地区登记。然而，若没有有关各方的同意，特派团仍无法开展工作。众所周知，安全是运送和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关键问题。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争取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已经与各方讨论了修订后的行动概念，我们希望它们将就第一次任务的所有行动细节达成协议。

然而，即使跨线车队确实开始进行，并且可以定期部署，但在现阶段，该机制的规模和范围还不足以取代跨境行动。正如我们在所有其他人道主义行动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能够以公正、中立和独立的方式展开行动。如果我们可以从有关各方那里——包括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西北部两个方面——获得这样做的自由，我认为我们就能够这样做。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首先让行动起步，但现阶段，在规模和范围上，这并不能取代跨境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拉贾辛加姆先生所作的澄清。

我再次请易卜拉欣女士继续对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易卜拉欣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请安理会接受我的道歉；我刚才断线了。我希望我刚才已经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充分的回应。现在我来回答第三个问题，按我的理解，这涉及跨境和跨线运送的比较。

援外社并没有以叙利亚为基地的运作；我们的运作主要是来自土耳其的跨境行动。因此，我无法比较分析哪种模式更好。正如今天所听到的那样，而且作为援外社的立场，我们认为，目前所有的出

入境点都必须开放，并允许它们运作，以便我们能够满足叙利亚各地的广泛人道主义需求。

再说一遍，我们没有直接的运作。我们无法说明一项行动是否优于另一项行动，但我们知道，需求很广泛，需要所有的过境点以及摆在桌面上的所有选择。

再说一下，我希望听到对所提出第二个问题的澄清，因为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易卜拉欣女士所作的澄清。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英语发言）：我也许就放弃第二个问题，但我要对第一个问题稍作澄清。其实我也想问一下：从技术上说，援外社的援助是如何进入伊德利卜的，以及在运送援助时伊德利卜实地的合作伙伴是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易卜拉欣女士对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易卜拉欣女士（以英语发言）：与在西北部运作的其他几个国际组织一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我现在不想提及所有这些。显然，我们关注的是能够跨越多个部门、跨越多个地区提供多种服务的合作伙伴。它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其运作得到社区的认可，它们拥有基础设施、工作人员、以及接受援助的能力，我们通过资助援助和人道主义物品向它们提供援助，而这些物品要么由它们从叙利亚境内购买，要么由我们从土耳其跨境转运。因此，其中许多组织拥有能力和基础设施来承受我们提供的大量资金。为此，我们依靠它们运送援助，监测、报告并确定社区对我们为支持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所做一切接受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易卜拉欣女士所作的澄清。

在我们往下继续之前，尽管我们听说这只是一项建议——这是事实——但我仍要提醒发言者注意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第22段，其中鼓励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所有人员在五分钟之内结束发言。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萨巴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听了今天某些国家的发言之后，很明显，它们仍然坚持利用安全理事会，把它作为一个平台，将我国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工作政治化，实行政治虚伪的一套，并推行误导性做法，以使我们的讨论偏离主要议题，从而达到其延长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目的。

今天，我们再次目睹这些西方国家坚称，扩大和加强所谓的跨境运送援助机制将确保改善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这是一种非常短视和高度选择性的观点，歧视叙利亚人，掩盖事实以及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占领、侵略和恐怖主义罪行，包括以单方面胁迫措施表现出来的经济恐怖主义罪行。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重申其反对这一政治化机制的原则立场。这是一项特殊的临时性措施。导致该措施通过的原因和条件已不复存在。我国代表团强调，该机制的实际执行证明了叙利亚一直在警告的问题，即严重的违规行为一直主导着该机制的工作。它侵犯叙利亚主权，服务于土耳其占领和忠于它的恐怖组织的利益，特别是控制伊德利卜及其周边地区的黎凡特解放组织/努斯拉阵线。

此外，该机制还存在重大缺陷，例如不与叙利亚政府协调，其监督程序和措施以及援助的最终目的地缺乏透明度，大部分援助物资最终落入控制巴布哈瓦过境点的恐怖组织手中，然后如一再指出的那样被用来资助犯罪活动、赢得效忠和招募新的恐怖分子。

对于那些为延长该机制的工作而辩护的人，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他们如何为允许使用由安理会认

定为恐怖组织的黎凡特解放组织所控制的过境点运送援助物资过境提供正当理由？

西方国家代表声称，他们关切叙利亚人民的人道主义状况。这与他们国家实施的单方面、强制性和破坏性措施相矛盾，这些措施导致食品、药品、医疗用品、水和基本服务严重短缺，造成人道主义痛苦。此外，这些措施影响了人道主义和救济援助的运送。他们所谓的关切与他们的政策相矛盾，他们的政策旨在掩盖他们支持的恐怖组织和分裂主义民兵的罪行。对美国占领军在东北部和坦夫地区的做法以及他们掠夺和窃取叙利亚人民的资源及其石油、农作物和文物等行径，他们却保持沉默。

最令人愤慨的是，秘书长的报告(S/2021/583)赞扬了土耳其方面，而土耳其政权的做法是造成叙利亚危机的最严重、最危险的原因之一。土耳其军队正在占领叙利亚北部和西北部领土。他们正在对叙利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包括利用水作为针对平民的战争武器。土耳其政权第24次切断阿洛克供水站的供水，继续剥夺哈塞克省及其周边地区100多万公民的饮用水。

土耳其政权还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双边协议和相关国际条约，减少了幼发拉底河的流量。这严重影响了叙利亚的水资源储备以及饮用水和灌溉用水供应。它还导致北部和东部的电力供应中断，因为提什林水坝和塔巴卡水坝的水力发电已经停止。

土耳其占领及其代理恐怖团体犯下的罪行之严重，已使来自伊德利卜省的2600多名学生无法前往哈马省参加中小学教育考试。他们没收了学生的书包、身份证和个人物品，并袭击了本应运送学生的公交车司机。我们向秘书处提出的请求未能劝阻土耳其政权放弃其立场，此种立场使叙利亚儿童无法求学，从而威胁到他们的未来。

我国政府呼吁安全理事会立即进行干预，果断制止土耳其政权的犯罪行为，这些罪行正在加剧数百万叙利亚人的人道主义苦难。安理会必须确保阿洛克供水站不用于政治目的，并由哈塞克饮用水公

司的雇员经营。必须消除影响供水站输电线的现有不规范现象，并确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水流。

报告称，跨境机制的延长将有助于提供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苗。这是不正确的。报告承认，到目前为止，向政府控制区的叙利亚人提供的疫苗只覆盖了0.5%的人口。与此同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报告没有提到，东北部的分裂主义民兵作为美军的代理，最近阻挠卫生部小组在代尔祖尔省开展的COVID-19疫苗接种运动。他们阻止这些流动小组进入哈塞克省的营地。他们散布有关疫苗安全性的虚假谣言，结果，人们变得不太愿意接种疫苗，这影响了我们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

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不能通过空洞的言辞和借口得到改善，而是需要以下几点。

首先，这将需要支持叙利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恐怖组织达伊沙、努斯拉阵线及相关实体的威胁的努力。

第二，这将需要结束美国和土耳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上的非法外国军事存在及其敌对做法和对国家资源的掠夺。

第三，这将要求立即解除强加给叙利亚人民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第四，这将要求结束人道主义行动的政治化，避免将人道主义行动与违背人道主义行动原则的条件、效忠和命令挂钩。

第五，这将需要支持叙利亚国家机构为减轻痛苦并向叙利亚人民提供支持和服务所作的各种努力，包括支持发展目标和修复受损的基础设施，以确保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有尊严地自愿返回。

联合国在叙利亚境内与叙利亚政府和人道主义伙伴协调与合作，在叙利亚境内开展了关键和最有效的人道主义救济行动。该机制是最可行的，最充分地遵守国际法，最尊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是联合国关于叙利亚局势

的所有决议所规定的。那些质疑这一机制的人正在寻求推动他们跨境运送援助的方式。

最后，我国重申致力于尽最大努力改善叙利亚人民的人道主义状况，减轻他们因一些国家的有缺陷的政策和敌对做法而遭受的苦难。我们强调，我们将继续为联合国和我们的人道主义伙伴的工作提供便利，以确保及时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我们还强调，叙利亚政府致力于确保人道主义车队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Ershadi女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10多年来，叙利亚人民深受冲突之苦，近年来经济进一步恶化，主要是由于单边制裁，这也对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产生了负面影响。几十年来，伊朗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单方面制裁，我们谴责通过制裁将粮食和药品武器化，因为这些制裁是不负责任、不道德和非法的，而且就叙利亚而言，只会延长人民的痛苦，推迟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并阻碍重建努力。因此，任何时候讨论叙利亚冲突的人道主义问题，彻底取消单方面制裁都必须成为这种讨论的实质性内容。

尽管在目前情况下，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但必须以充分尊重叙利亚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原则为基础，这一原则已在安理会所有决议中得到重申。我们还回顾大会许多决议所重申的其他人道主义援助指导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人道主义援助应该征得受影响国家同意，原则上应根据受影响国家的呼吁提供。同样，根据这些原则，受影响国家应发挥主要作用，在其境内发起、组织、协调和执行人道主义援助。

根据这些指导原则，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跨界运送援助机制是某些不复存在的情况所强加的临时例外措施，因此，现在必须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和协调，从叙利亚境内向需要援助的人运送援助，这样做，除其他外，可以确保不把援助物品送到恐

怖主义团体手中。叙利亚政府与联合国以及叙利亚境内许多积极进行跨线运送援助物品的人道主义组织充分合作，证明这种做法是可靠的，也符合国际法。

我们再次呼吁使安全理事会处理叙利亚人道主义问题非政治化。国际社会必须把重点放在叙利亚境内的人道主义措施上，这些措施必须能够切实并迅速地减轻有需要的人的痛苦，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尽早返回提供条件，并促进该国的长期稳定。

我们重申致力于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恢复叙利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呼吁结束对叙利亚部分领土的占领，将所有未受邀请的外国军队撤出叙利亚，停止支持任何分裂主义倾向或非法自治倡议，防止侵犯叙利亚主权，特别是以色列政权的侵略行为，伊朗强烈谴责这种侵略行为。我们将继续努力，协助叙利亚人民和政府克服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瑟纳尔勒奥卢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我还要感谢主管人道事务代理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拉梅什·拉贾辛加姆和国际关怀组织Sherine Ibrahim女士所做的通报。我们必须听取他们的警告，即不延长联合国在叙利亚的跨界人道主义机制是十分有害的。

我也肯定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的关切，他们认识到迫切需要继续开展拯救生命行动，以缓解叙利亚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不能忘记导致安全理事会在2014年授权开展联合国跨界人道主义行动的情况。阿萨德政权残忍地杀害本国人民，并蓄意将重要的人道主义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叙利亚人以每天8 000到14 000人的规模逃离家园。为此，安全理事会设立了一个跨界机制，以确保安全和持续不断地向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第2165(2014)号决议）。联合国发挥了主导作用，以

最迅速的方式通过最直接的路线，向最脆弱的叙利亚人提供援助。

阿萨德及其部队犯下了一系列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罪犯变得更加猖獗，更加无耻。阿萨德对本国人民发动的破坏性战争变得日益残酷。今天，叙利亚西北部数百万弱势群体仍然面临集体惩罚。他们正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挣扎求生。联合国提供的援助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

由于一半人口流离失所，整个国家变为一片废墟。阿萨德政权、恐怖组织库尔德斯坦工人党/人民保护部队（库工党/人保）及其叙利亚分支，即所谓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继续有系统地侵犯平民。3月，阿萨德政权袭击了阿塔里卜医院。就在上周，位于阿夫林的希法医院成为库工党/人保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实际情况是，阿塔里卜医院和希法医院是该地区最大的保健设施之一，它们的坐标已与联合国消除冲突机制内的有关各方分享。我们强烈谴责这些袭击，并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安理会有义务调查这些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关于幼发拉底河水位过低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请允许我明确表示：我们非常重视当地的需求，我们不断对巴卜政权和Allouk恐怖组织库工党/人保破坏水电的行为提出挑战。与本区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可能正在目睹气候变化对我们水资源造成不利影响。截至2021年5月，位于我们两国边界之间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大坝——Keban大坝，已经完成灌水以来第二低的坝湖水位。然而，尽管存在这种令人担忧的水文和气候现实，今年上半年，我们从幼发拉底河下游释放的平均水量已超过每秒500立方米，这是我们的契约义务。我们期待联合国支持下游国家以更妥善的水资源管理和农业做法应对水资源方面的挑战。

停止跨界机制只会让叙利亚政权和恐怖组织根据穷凶极恶地进行大屠杀。立即停止提供联合国粮

食援助、关键的医疗用品和其他拯救生命的援助，将威胁到依靠我们为生的400万人的生命。此外，如果没有这种跨界机制，叙利亚民众将无法接受预防冠状病毒病的疫苗接种。没有这一机制，联合国各机构将不再具有向当地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援助的任务。

主席先生，请告诉我，你是否愿意让联合国这个应对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需求的最大行为体在你的任职期间销声匿迹？任何一个国家或实体，都没有能力可以像联合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监测提供援助的情况。那些一贯捏造援助物质被挪作他用的谎言并且鼓吹大会第46/182号决议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一机制，人道主义行动就不会那么透明、那么负责，那么有效。因此，他们将与那一项决议相矛盾。还请铭记，如果没有跨界机制，就会破坏政治解决的前景，因为不可能充分执行第2254(2015)号决议。

今天，我们再次听到那些只提倡跨线运送者的声音。主席先生，我要提醒你，安理会通过第2165(2014)号决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叙利亚政权不断阻挠向该国许多地区运送关键的人道主义物资。

联合国和若干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详细说明了东北部亚卢比亚过境点关闭后的情况和严重受限的人道主义空间，据说，该地区是应该采用跨线运送方式的。

我要再次申明：跨线援助绝不能取代跨界行动，即使我们愿意帮助确保其得以实施。这是一种补充模式，仅此而已。跨境模式不可替代，尤其是在西北部。

安理会必须听取秘书长的建议和联合国相关机构负责人上周发出的联合呼吁。我还请各位成员注意一些来自不同区域的国家昨天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联名信。全世界都在看着。我敦促安理会成员做正确的事，将这一不可或缺的机制至少再保留12个月，并增加过境点。

关于叙利亚政权代表的”梦呓“，我要再次重申，我不认为他有合法资格和我对话。他出现在这里，是对数百万在叙利亚政权手中遭受无尽罪行的叙利亚人的侮辱。因此，我不会对他的胡乱指控作出回应。

下午5时40分散会。